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殊域周咨錄 第四卷 東夷（東南）

◎琉球國 琉球國居東海，古未詳何國。漢魏以來，不通中華。隋大業中，令羽騎尉朱寬訪求異俗，始至其國。語言不通，掠一人以歸。後遣武賁良將陳稜，率兵自義安（即今潮州也。）泛海至其都。虜男女五千人還。唐宗時，未嘗入貢。元遣使招諭之，不從。本朝洪武五年，遣行人楊載詔琉球曰：「昔帝王之治天下，凡日月所臨，無有遠邇，一視同仁。故中國奠安，四夷得所，非有意於臣服之也。自元政不綱，天下爭兵者十有七年。朕起布衣，開基江左。將兵四徵不庭，西平漢主陳友諒，東縛吳王張士誠，南平閩越，勘定巴蜀，北清幽燕，奠安華夷，復我中國之舊疆。朕為臣民推戴，即皇帝位。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，建元洪武。是用遣使外夷，播告朕意。使者所至，蠻夷酋長稱臣入貢。惟爾琉球，在中國東南，還據海外，未及報知。茲特遣使往諭，爾其知之。」其國分為三：曰中山王；曰山南王；曰山北王。皆以尚為姓。遂各遣使入貢。上嘉其至誠，命尚佩監奉御路謙往報禮。琉球王遣陪臣亞蘭匏等來謝。十五年，上令內使監丞梁民賜中山王察度鍍金銀印，並織金文綺帛紗羅共七十五匹。山南王承察度亦如之。亞蘭匏等賜文綺錦帛有差。時各王爭雄，長相攻擊。梁民歸言其故，乃遣使敕中山王察度曰：「王居溟海之中，崇山環海為國，事大之禮即行，亦何患哉！近使者言，琉球三王互爭，廢農傷民。朕甚憫焉。《詩》曰：『畏天之威，於時保之。』王其能罷戰息民，務修爾德，則國用永安矣。」諭山南王承察度、山北王帕尼芝曰：「上帝好生，寰宇之內生民眾矣。天恐互相殘害，特生聰明者主之。近使者白海中歸，言琉球三王互爭，廢棄農業，傷殘人命。朕聞之，不勝憫憐。今遣使諭二王，能體朕之意，息兵養民，以綿國祚，則天必■之。不然，悔無及矣。」後又賜三王文綺紗羅冠服。王妃王姪王相亦各有賜。於是王遣其世子及國相之子，皆來受學為諸生。上賜寒暑衣服。有疾，則命醫賜藥。二十六年，諸生乃與雲南生非議。詔令皆治重罪。

三十一年，中山王察度遣亞蘭匏貢馬及硫黃、胡椒等物。世子武寧貢亦如之。初，王嘗遣女官生姑魯妹在京讀書。至是亦來貢謝恩。上賜王閩人之善操舟者三十六戶，以使貢使、行人來往。

永樂初，王師襲主虜脫古思於沙漠。其子天保奴、地保奴俘至中國，上命徙居琉球。其後，每國王薨，世子必告於朝，請封弔祭冊立如朝鮮王。其子弟來學者，例館餼於南雍。卒業，蓋欲便其歸也。然惟中山王通使不絕。其山南、山北二王蓋為所並云。

永樂三年，琉球遣使以闈者數人貢於朝。上曰：「彼亦人子，無罪而刑之，何忍？」命禮部還之。禮部臣曰：「還之恐阻遠人歸化之心，但請賜敕止其再獻進。」上曰：「諭之以空言，不若示之以實事。今不遣還，彼欲獻媚，必有繼踵而來者。天地以生物為德，帝王乃可絕人類乎！」竟遣還之。

《聖聖相承錄》曰：「臣謂夷狄不可留於中國，亦不可使為闈寺。漢有廢立之禍，唐有殺主之惡。此皆已然之昭鑒。我成祖繼體守成之初，斥而不用。遣還本國，有不忍人之心焉，謹華夷之辨焉，弭異日迷君誤國蠹政虐民之害焉。洞燭興亡，永絕諂媚，豈非防微杜漸之意哉！況五刑之中，宮刑為重。四刑不過殘人肢體，宮刑則絕人類，其慘克不仁尤甚。成祖哀矜闈寺，可謂重惜人命，不絕人嗣，誠能體天地生物之德者也。」

洪熙改元，國王薨。遣正使柴山、副使阮鼎，暨給事中、行人等官往諭祭。並封其嗣尚巴志為王。

宣德二年，獨遣柴山頒詔。

三年，國王遣使修貢。

五年，上命柴山復往勞之。海中感佛光之祥。既至，作大安禪寺於海南岸以答神呪（有碑記）。

《記》曰：「宣德五年，正使柴山奉命遠造東夷。東夷之地離閩南數萬餘里，舟行累日。山岸五分，茫茫之際，蛟龍湧萬丈之波，巨鱗漲馮夷之水；風濤上下，卷雪翻雲，險巖不可勝紀。天風一作，煙霧忽蒙，潮門奔■拜，聲振宇宙。三軍心駭，呼佛號天。頃之，忽有神光大如星斗，高掛危牆之上，耿煥昭明，如有所慰。眾心皆喜，相率而言曰：『此乃龍天之庇，神佛之光矣。何以至是哉！是咸賴吾將軍崇佛好善忠孝仁德之所致也。』迨夫波濤一息，河漢昭回。則見南北之峰遠相迎衛，迅風順渡不崇，朝而抵岸焉。既而奉公之暇，上擇岡陵，下相崖谷，願得龍盤虎據之地以為安奉佛光之所，庶幾以答扶危之惠。於是掬水聞香，得其地於海岸之南。山環水深路轉林密，四顧清芬，頗類雙林之景。遂鑿山為地，引水為池，救之■■■■，築之登登，成百堵之室，辟四達之衢。中建九蓮座金容於上，拱南方丙丁火德於前，累石引泉，鑿井於後，命有道之僧董臨其事。內列花卉，外廣椿鬆，遠吞山光，平挹灘瀨，使巢居穴處者皆得以睹其光焉。此酬功報德者之所為也。且東夷與佛國為鄰，其聖跡海靈鍾秀有素矣。此寺宇之建，相傳萬世無窮，良有以也。後人有原其事者，必指而言曰：此大安寺也。建寺者誰？天朝欽命正使柴公也。遂書以為記。」

八年，又敕福建布政司造舟，覆命柴山阮鼎賜衣冠儀物，示嘉勞意。乃重建千佛靈閣（有碑記）。

記曰：「粵自大明開基，混一六合，東漸於海，西被於流沙，聲教迄於四海。凡在遠方之國，莫不捧琛執白而來貢焉。時東夷遁居東海之東，阻中華數萬餘里。水有蛟龍之虞，風濤之悍；陸有丘陵之險，崖谷之危。無縣郭之立，無丞尉之官，■樽杯飲，蓋其俗也。雖然，亦累獻所產於朝，永樂之間亦常納其貢焉。洪熙紀元之初，遣正使柴山及給事中、行人等官，奉敕褒封王爵，頒賜冠冕，仍遣祭前王。使其知尊君親上之道，篤仁義禮樂之本。天朝之恩，無以加矣。當今聖人繼登龍馭，率由舊章。宣德二年，復遣正使獨掌其事，蒞臨以詢之。則見其王欽已於上，王相布政於下，其俗皆循禮法，熙熙如也。宣德三年，本國遣使歸，貢於朝。迨夫五年，正使復承敕來，茲重宣聖華。渤海往返，滄波萬頃，舟楫之虞，風濤之患，朝夕艱辛，惟天是賴。思無以表良心，遂倡三軍墾地營基，建立佛寺，名之曰大安。一以報恩之勤，一以化諸夷之善。寺宇既成，六年，卒事覆命。迨宣德八年，歲在癸丑，天朝甚嘉忠孝；特敕福建方伯大臣重造寶船，頒賜衣冠文物以勞之。日夜棲跡海洋之間，三軍有安全之歡，四際息風濤之患。或夜見神光，或朝臨瑞氣，此天地龍神護佐之功，何其至歟！於是重修弘仁、普濟之宮。引泉鑿井於宮之南，■折造大安千佛靈閣，凡在諸夷，莫不向化。寶閣既成，佛光嚴整。八月秋分，又有白龍高掛，以應其祥，良有自也，遂立碑記以紀其事。使萬世之下聞而知者，咸仰天朝德化之盛，而同趾美於前人。因書之以為記。大明宣德八年仲冬初二日，天朝欽差正使柴山、副使阮鼎立。」

正統八年，遣正使給事中俞忞、副使行人劉遜冊封國王尚忠。

十年，琉球國陪臣蔡璇等數人以方物質遷於鄰國，漂至廣東香山港被獲。守備軍官當以海寇，欲盡戮之。巡視海道副使章格不可，為之辨奏。還其質而遣之。國人頌德。

十三年，遣給事中陳傳、行人萬祥冊封國王尚思達。

景泰三年，遣給事中陳謨、行人董守宏冊封國王尚金福。

七年，遣給事中李秉彝、行人劉儉冊封國王尚泰久。

天順七年，遣給事中潘榮（漳州府龍溪縣人）、行人蔡哲冊封國王尚德。

潘榮《中山八景記》曰：「大明統一萬方，天子文武聖神，以仁義禮樂君師億兆。故凡華夏蠻貊，罔不尊親，際天極地，舉修職貢。自生民以來，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。天順壬午春，琉球國遣使請立世子為嗣君。上命臣榮、臣哲往封之。癸未夏六月，由閩藩發舟，天風自南，不數日而抵其國。奉宣德意，封爵典禮即行。自國王以下皆拜手稽首俯伏，頌上大恩不已。越仲秋八月，國大夫程均、文達執卷謁使館。請曰：『文達啟居之東，新創有寺，山水頗清奇，命工圖為八景。願請登臨。留題詠以記盛美。』予念去君親客海外萬里，方快於中，奚暇及他事。大夫均請之不置。因與皇華蔡君克智同往觀焉。既至，是日白雲初收，天氣清明，山色秀麗。有鬆萬樹，所謂萬松山也。登山睹鬆，蒼然鬱然，堅貞可愛。因誦孔子歲寒後凋之語。凡與游者皆興起動心。山之東行一里許，至軒曰潮月軒。軒中四面蕭爽，當天空夜靜之際，開軒獨坐，水月交潔，心體明淨。有志於當時者得不起高山景仰之思。」

乎！軒之左，鑿地為井，井上植橘數株，泉甘足以活人，橘葉可以愈病。程大夫取井之義，是蓋古人之用心也。右則有徑，徑石奇形怪狀，旁列皆佳木異卉，可翹可游。大夫長史諸君各酌酒，奉勸慇懃。禮意至再至三，因飲數杯。上馬至送客橋，士大夫愛重過橋須下馬，於是各相攜手。顧謂大夫曰：『昔子產聽鄭國之政，以其乘輿，濟人於溱洧。孟子謂其惠而不知為政。今均為國大夫，此橋之作，豈特為送客耶！將以濟病涉之民也。』過橋行數里許，至緣江之路。時天色漸暮，漁舟唱晚。但見羽毛之呈祥，鱗介之獻瑞，極目海天，胸次如洗。曾不知窮壤間復有所謂蓬萊也。由是而過樵歌之谷。樵人且歌且樵，熙熙乎，■■乎，我國家仁恩遍及海隅，太平之象其可忘所自乎！出谷，但聽瀏亮之音，洋洋在耳。大夫進而謂曰：『此即鄰寺鐘也。』因而至寺，老僧率眾十餘人迎拜於道。予既佳其山水之奇勝，且喜夷僧之知禮。因令人扣之曰：『大夫以鄰寺鐘列於八景者，僧知此義乎？』因告之曰：『此鍾晨焉而鼓，夷人聽鐘而起，俾之孜孜為善，無乖爭凌犯之作；暮焉聽鐘而入，俾之警省身心閉門而思過咎。國大夫命景之義，其有益於人如此！』僧唯唯謝曰：『謹當佩服斯訓。』他若山川之勝，景物之善，俱未及暇尋。雖然，程大夫中華人也。用夏變夷，漸染之，熏陶之，提撕而警覺之，將見風俗淳美，中山之民物皆易而為衣冠禮義之鄉。予忝言官，當為陳之於上。俾史臣為錄之，將以為天下後世道，豈但今日三川景物之勝而已哉！姑書之以記歲月。

成化六年，國王薨。來請襲爵。命給事中丘弘往彼冊封之。弘即受命，未及行而卒（後以管榮代之）。

李東陽文曰：「國家用夏變夷，掃乾蕩坤，滌濯萬物，逮於百年，化治功成，五服之內，藩臬郡縣之所治，出賦稅供使令者弗論，以暨於海外，風殊界別，以國稱者萬數。邇者先沾，遠者後被，冠纓推髻，詩書甲冑，梯高航深，四面而至。充中庭，溢下館，禮部繁於奏納，鴻臚勤於奉引，相胥勞於通譯，自有中國以來，無若是盛者。若琉球國在海東南，諸國小大遠邇之間，湮火相望，順颺利舶七日而至。然其始俗，以盈虛為朔望，以草木為冬夏。粵自古昔，未通中國。時雖或窮微贖討，而賓服無聞。我國家號令所列。向風奔附，遂封為中山王，齒於載版圖奉職貢者，日涵月照，潛移默革，被服冠帶陳奏章表著作詞賦有華士之風焉。成化庚寅，其王世子當嗣封，遣其長史來請命。天子封之中山王，賜璽書冠服，遣正副使二人致命中山。戶科都給事中上杭丘君弘實充正使之選，賜朱衣一襲以行。六科諸給事皆為行餞徵辭。翰林東陽於給事君同年進士，言在不讓。曰：『於戲！給事大丈夫則居諫爭，出則承使命，誠所願為。今聖天子在位，賢大臣在列，嘉惠於彼外國。中山王謹畏孝順，不墮臣節，以俟我威命，而給事身負荷之。國體之所繫，小邦之所瞻，後世之所誦，胥此焉。在給事其克自重，感厲精發，山動海立，以宣達天子威德。國家之典章，式俾陪從，暨於閭巷，明職逆順，保其初心，惟億萬世服事，罔敢■■亦罔敢後。於戲，豈不真大丈夫哉！』給事君起曰：『使者職也，敢不勉於是！』諸給事歡曰：『使哉！』乃遵上供帳，三爵而後別。」

八年，遣給事中管榮、行人韓文冊封尚圓為王。

十五年，遣給事中董■■、行人司副張祥冊封國王尚真。

李東陽贈■■詩曰：「琉球東望海門開，聖代提封亦壯哉。萬里風濤才七日，六年天使此重來。麒麟有服真殊寵，■■無車莫浪猜。歸憶皂囊封事在，殿前丰采尚崔嵬。」

又送祥詩曰：「鯨波淼淼接天遙，海國塵空瘴癘消。貢賦遠通中服地，丹書元自太祖朝。南船去日占風信（凡使海國，以冬至日開洋），北關歸時望斗杓（海舟惟視北斗為的）。但使行囊無■■，嶺頭銅柱不須標。」

十八年，遣行人左輔頌詔其國。輔自號瀛海浪仙，詩才清麗，國人悅服。

李東陽送輔詩曰：「尚方新報賜衣成，玉節金書萬里行。嶺外方言通異俗，島中煙火望孤城。由來使者關風化，親見朝廷錄姓名。不用慙慙宣聖德，遠人先賀海波平。」

嘉靖二年，福建提督市舶司太監趙誠奏稱：「六月廿四日，有外夷人八名，在於南門欲行進城。手執小旗一面，內寫稱琉球國人氏。因為收買進貢儀物，於本年五月二十五日至於平海地方。是夜，被風打破船沉，淹死三百餘人，番使六名。僅有十五名復生上岸。」本年八月初三日，又據福州府呈：「本年七月初六日，盤獲夷人三十二名。譯稱各於舊年二月，蒙國王尚真差，隨使者馬三魯等坐駕寧字號船一隻，前往暹羅國收買貢儀，預備朝貢。至漳州外洋，被風打船破，通事頭目人三首餘名俱溺水，倖存蔡淵等三十餘名，拾板浮水二十九日，漂至海邊登岸。又據按察司經歷呈稱：「拘土通事林希眸等譯審，得原蒙發下夷稿八人，蔡淵等三十二名俱係同船夷人。但夷情多詐，而近來浙江倭寇紛擾，地境相聯，難照常例區處。該臣會同鎮守福建御馬監太監尚春、巡按御史徐州議，日給夷人口糧，並撥官軍日夜提防。時因倭使宋素卿等仇殺於寧、紹。差給事中劉穆往勘。上即命押付欽差官處，與浙江見監夷素卿等同審鞫。母縱從還國，致墮奸計。」

五年，尚真薨。

十一年五月，世子清上表請封。上命給事中陳侃、行人高澄往祭、並封其子清。侃等至福建造船，至十三年造完。先期清遣長史蔡廷美過海來迎。令通事林盛帶夷稿三十人為侃等駕船，在五月初八日解纜開洋。洋中偶值逆風，船不可往，放回數百里。後遇順風，復往。因失針路，漂過琉球國交界地方名曰熱壁山，遂泊於此。尚清聞之，差大臣一員，帶夫四千餘名，駕小船四十餘只至熱壁，將船挽回。五月二十五日方到彼國。尚清即遣儀從及文武隨龍亭迎詔敕諭祭文，至天使館奉安，擇日行禮。六月十六日行祭王禮。諭祭文曰：「惟王嗣守海邦，四十餘載，敬天事上，誠恪不渝，」宜永壽年，為朕藩屏，胡為遘疾，遽爾告終。訃音來聞，良用悼惜！遣官諭祭，特示殊恩。靈其有知，尚克歆服。」七月二十日行封王禮。詔曰：「朕恭膺天命，為天下君。凡推行乎庶政，必斟酌夫古禮。其於錫爵之典，未嘗以海內外而有間焉。爾琉球國，遠在海濱，久被聲教，故國王尚真，夙紹顯封，已逾四紀。茲聞薨逝，屬國請封。世子尚清德惟克類，眾心所歸，宜承國統。朕篤念懷柔之義，用嘉敬順之誠，特遣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、副使行人高澄齎詔往封爾為琉球國中山王。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。王宜慎乃初服，益篤忠勤，有光前烈。凡國中耆俊臣僚，其同寅翼贊，協力匡扶，尚殫事上之心，恪盡王藩之節，保守海邦，永底寧謐。用弘我同仁之化，共享太平之休。故茲詔示，俾咸知悉。」又賜新王敕曰：「惟爾世守海邦，繼膺王爵。敬順天道，臣事皇明。爾父尚真自襲封以來，恭勤匪懈，比者薨逝，良用悼傷。爾以塚嗣，國人歸心，理宜承襲。茲遣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、副使行人司行人高澄齎詔封爾為琉球國中山王。並賜爾及妃冠服彩幣等物。爾宜祇承君命，克紹先業，守職承化，保境安土，以稱朕柔遠之意。欽哉故諭！」一如儀注行禮。開讀以畢，設宴款留，禮意懇至。

侃等令儀從迎詔敕回館。尚清令通事致詞，欲留為鎮國之寶。侃等猶未允。復令長史捧先朝詔敕來看。侃等始知留詔敕為先朝故事，況已奉有明旨，始許其留。行禮即畢，即欲回，因海中風浪不測，惟順風而後可行。琉球在福建之北，去以南風，回以北風。故至九月二十日方可開船。

計在彼國停泊一百十五日。日有廩餼之供，旬有問安之禮，月有筵宴之設。隨行人役皆給口糧，使之安飽。行時復具黃金四十兩為贖。侃等以在福建時例有金帶銀器等物送用，尚不敢妄受。況外國之物，以大義辭之。仍遣通事林盛帶夷稿十人，為侃等賀船。開船之後，二十一日晚颶風陡作，將侃等船中大桅吹折，舵亦損壞。舟人皆震恐無措。命工修整，得保生還。十月初二日入福建省城。

侃等還朝覆命。疏曰：「臣等切思三代以降，聖王不作，治化陵夷，以文德被海內者，尚不多見，況■■海外者乎！若越裳氏之重譯而來，以中國之有聖人耳！琉球國在海外無慮數千里，漢、唐、宋時皆未嘗內附。至元時，遣將伐之而亦不從。至我太祖登極，首先臣附。率子弟來朝，此豈區區勢力所能服哉！要必有所以感之者耳！我太祖悅其至誠，待亦甚厚。賜以符印，寵以章服，遣閩人三十六姓為彼之役，又許其遣子弟入國學讀書習禮。彼亦感激，久而匪懈。迨今皇上御極以來，制禮作樂，聲教四敷，彼知中國之聖人復生，故欲竊餘光以跨耀他國，是以不避風濤之險，貢獻益勤，請封益篤。今日之舉，尤出誠懇，聞欽命，奔迎於海曲見龍亭。匍匐於道周，非但不敢如緬甸之倨傲無禮，而亦不敢如尉佗之較量勝負也。臣等忝與使事，亦竊尊榮，無任感荷慶幸之

至！」

國王又遣王親寧古、長史蔡瀚、通事梁梓表謝，並進黃金四十兩酬二使。疏曰：「伏念臣清僻居海邦，荷蒙聖育，封臣為中山王，不勝感戴！除具表謝恩外，今有差來使臣二員，冒五月之炎暑，衝萬里之波濤，艱險驚惶，莫勞於此。臣等小國荒野，無以為禮，薄具黃金四十兩，奉將謝意。此敬主及使，乃分之宜，酬德報功，亦理之常。二使懼聖明在上，堅不敢受，使臣情不能盡，無以自安。謹遣陪臣順齋貢奉，伏乞天語叮嚀，賜彼二使。庶下情盡而遠敬伸，無任激切感仰之至！」上嘉其敬慎，命侃等受之。侃等辭。疏曰：「臣等奉皇上之命遠使，琉球乃素知禮義之國，臣等至彼，正欲敷揚聖德，恪守臣節，為中華增重，安敢受彼非禮之餽！故筵宴之設，必陳方物具書，固卻至再至三，書備於《使琉球錄》中，已塵御覽矣。臨行以金四十兩為贖，堅不肯受。彼心不自安，冒瀆天聽，蒙皇上鑒彼敬慎之心，特下收受之命。但奉使奔走乃臣等職分之常。自揣無功，敢冒兼金之惠。伏乞皇上將此金收儲內帑，或命彼帶回，庶遂臣等之初心，而於君命斯可不辱矣。」疏上，不許辭。

侃等先是撰《使琉球錄》一帙進於朝，疏曰：「臣等奉命往琉球國封王行禮，既畢，因待風，坐三閱月而後行。無所事事，因得訪其山川、風俗、人物、起居之詳，杜撰數言，遂成一錄。錄之意大略有二：臣初被命時，禮部查封琉球國舊案，因曾遭回祿之變，燒燬無存。其頒賜儀物等項請查於內府各監局而後明。福建布政司亦有年久卷案，為風雨毀傷。其造船並過海事宜，皆訪於耆民之家得之。至於往來之海道，交際之禮儀，無從詢問。特令人至前使臣家詢其所以，亦各凋喪而不知。後海道往來皆賴夷人為之用。其禮儀曲折，臣等臨事斟酌，期於不辱而已。恐後之奉使者亦如今日，著為此錄，使之有所徵而無懼。此紀略所以作也。又嘗念國家大一統之治，必有信史以載內外之事。如《大明一統志》者是已。志中所載琉球之事，所云『落際者水趨下不回也，舟漂落祭，百無一回。』臣等嘗懼乎此。經過不遇是險，自以為大幸。至其國而詢之，皆不知有其水，則是無落際可知矣。又云王所居，壁下多聚鰐鯢以為佳。臣等嘗疑乎此，意其國王兇悍而不可與言也。至王宮時，遍觀壁下，亦皆累石。國王則循循雅飭，若儒生然。在彼數月，雖國人亦不見其相殺。又何嘗以鰐鯢為佳哉。是志之所載者皆訛也。不特志書為然，杜氏《通典》、《集事淵海》、《羸蟲錄》、《星槎勝覽》等書，凡載琉球事者，詢之百無一實。若此者何也？蓋琉球不習漢字，原無志書；華人未嘗親至其地，胡自而得其真也？以訛傳訛，遂以為志。何以信今而傳後？故集群書而訂正之，此質異之所以作也。兼以夷語夷字恐人不知，並附於後。臣等學問粗疏，言詞鄙俚，勉成此錄，實不足以上塵睿覽。但念海外之事，知之者寡。一得之愚，或可以備史館之採擇，是以不避譴責，陡膽進呈。伏惟陛下恕其狂僭，下之禮部，詳議施行，不勝幸甚！」

侃等又心念海神救護，請立祠報功。疏曰：「琉球遠在海外，無路可通。往來皆由於海。海中四望惟水，茫無畔岸，深無底極。大風一來，即白浪如山。舟飄忽震蕩，人無以庸其力。斯時也非神明為之默，幾何而不顛覆也耶！臣等往來於海，驚險數次，皆藉神明之助，得保生還。是豈臣等菲德致此，皆由皇上一念精誠，感格天地，以致百神呵護，非偶然者。臣等不敢隱其功，謹曆數為陛下陳之：嘉靖十三年，臣等初去時，將底其國，忽逆風大作，舟遂發漏。於是群呼求救於神，剪髮以說誓。俄而風遂息，舟少寧，得保無虞。使是風更移時不息，舟之沉必矣。此其功一也。回時遇颶風，將大桅吹折，舵葉又壞。忽有紅光若燭籠然者，自空來舟，舟得無事。當風雨晦冥之時，紅光何自而發？謂非神之精靈不可也。此其功二也。時眾皆知舵當易而不敢任，於是請命於神。得吉兆，眾遂躍然，起易舵。風恬浪止，倏忽而定。定後，風浪復厲。神明之助不可誣也。此其功三也。有一蝶飛繞於舟，一雀立於桅，是夜果疾風迅發。臣等懼甚，相與發願，海神救我，當為之立碑。誓言訖，風若少緩。舟行如飛，徹曉已見閩之山矣。此其功四也。有夷舟進表謝恩者，與臣等同行。遇二十一日之風，漂回本國。至今年三月方到福建。臣等之舟止行八日，直底閩江。不致漂流失所者，皆神之功也。臣等感其功，不敢不厚其報。在福建時，已嘗致齋設醮，修廟立碑矣。但奉聞之言既出於口，不敢有負於心。謹摭顛末，上瀆聖聽。詞若涉於荒唐，心實本於誠懇。伏望下禮部詳議，令福建布政司與祭一壇，庶天恩浩蕩而幽冥有光矣。臣等切思名山大川之神，在舜時已有望秩之祭。我太宗文皇帝時，遣太監鄭和出海，嘗立祠於海濱，時加致祭。況《禮》云『能御大災則祀之，能捍大患則祀之。』今一救援之功，遂保數百人之命。其為大災大患莫此是過。伏惟聖明詳察。」上從其言。命翰林院撰祭文一通，行令福建布政司官致祭一次。

侍讀屠應竣贈侃詩曰：「絕哉天王使，三年諫省郎。星辰傳鳳沼，冠冕授蠻王。蜃氣鴻合，潮聲日夜長。錦帆滄海上，南望有輝光。（其一）南荒饒霧雨，窮島接風濤。下瀨樓船迴，馳封使者勞。夷官趨弁服，海色照麟袍。若道唐虞際，應瞻日月高。（其二）帝遣辭青瑣，乾坤屬壯游。九霄持漢節，萬里赴炎州。日抱蛟龍躍，天涵島嶼浮。遙憐張博望，銀渚問牽牛。（其三）主事唐順之贈澄詩曰：「天王玉冊頒三殿，漢使星槎下百蠻，鬼國至今通象貢，樓船何處是龍關。海迷南北惟憊日，雲起蓬壺忽見山。壯志不愁經歲去，安流應是計程還。」

陳侃《使事紀略》曰：「嘉靖戊子，琉球世子尚清表請襲封。事下禮部，移文長史司核實，申部上請，差二使往封如故事。癸巳五月，至福州造船艦如式，以鐵黎木為舵乾。閩人不諳海道，方切憂之，忽報琉球國使至，乃世子遣長史蔡廷美來迓予等。長史進見道：『世子遣問意。』又道：『世子慮閩人不善操舟，特遣看針通事一人率夷水手至，代充其役。』看針者，船中司指南針者也。予等善其來，得詢其詳。初，洪武、永樂間，使海外諸國者二使，預於瀕海之處，經年造二巨舟。中有艙數區，貯器用若干，各藏一空柩，柩前刻『天朝使臣之柩』，上係銀牌，重若干兩。倘遇風波之惡，知不免，仰臥柩中，以釘錮之。舟覆而任其漂泊，欲俾漁人見之，取其物，昇柩置於山島，俟後使者過載以歸。予二人被命，與閩藩三司計一舟所費二千五百兩有奇。若二使各一舟，則不惟倍官費，抑亦非所謂同舟共濟者也。至於藏空柩與上係銀牌，則近來使者無此事。從之有，亦無益也，令有司不設備。甲午三月，船艦工畢。此之制與江河間所謂坐船者不同。坐船上下適均，八窗玲瓏，明爽開濶，真若浮屋然。坐其中者，不覺其為舟也，且出入甚便。則則船口與艦面平，高不過二尺，深至艦底。上下以梯，艱於出入。面雖敵小牖，亦如穴隙。蓋以海中風濤甚巨，艦高則衝，低則避也。艙外前後俱護以遮波板，高四尺許。雖不雅於觀美，實可以濟險。長一十五丈，闊二丈六尺，深一丈三尺，分為二十三艙。前後豎五桅，大者長七丈二尺，圍六尺五寸餘，以次而短。舶後作黃屋二層，上安詔敕，中供天妃。舶中之器具無不備。舵設四具，用其一而置其三，以防不虞。櫓三十六枝，遇風微逆，或求以人力勝之。大鐵貓四，約重五千斤。大纜率八，每纜率圍尺許，長百丈。小划船二，不用則載以行，用則藉以登岸。水四十櫃。海中惟甘泉難得，勺水不以惠人，多備以防久泊也。通舶以紅布為幔。五色旗幟大小凡三十餘。更多儲刀槍弓箭之屬，佛郎機二架。駕舟水手一百四十餘人；護送軍百餘人；千戶一員、百戶二員領之。通事、引禮、醫生、識字人、各色匠役復百餘人。人給以銀十二兩為衣裝費，仍各給工食銀五兩三錢五分有奇。舊用四百餘人，今省十分之一。二十六日，予等啟行，三司諸軍送至南台。是晚，宿於舟中。翼日至長樂。長史舟亦隨行，中途為淺所傷臭，闕載具狀，伏於階下求援。予等欲藉其為前驅，判詞下提舉司，令申海道假緣海衛所禦寇之舟與之歸。適海道與分守都閩諸君繼至，海道亦以王事為急，遂從之。五月朔，予等至廣石，祭海登舟。是日北風大作，晝昏如夕。連日皆風逆，至五日始發舟。不越數舍而止，海角尚淺。八日，始出海口。風微順，波濤亦不洶湧，船艦與夷舟相為先後。出艙視之，四顧茫然。雲物變幻無窮，日月出沒可駭，誠一奇觀也。九日，隱隱見一小山，乃小琉球也。十日，南風甚迅，舟行如飛。過平嘉山、釣魚嶼、黃花嶼、赤嶼，目不暇接。兼三日之程，而夷舟帆小，不能及，相失在後。十一日至夕，始見古米山。問知琉球境內，夷人鼓舞於舟，喜達家鄉。夜行徹曉，忽風轉而東，進寸退尺，失其故處，竟一曰始至其山。有夷人駕小舟來問，夷通事與之語而去。是日風少助順，即抵其境。十三日，風又轉北，逆不行。欲泊山麓，慮亂石伏於下，謹避之不敢近，舟蕩不寧。十四日，至夜聞舟有聲，若欲進裂者，蓋大桅以五小木攢之，束以鐵環，孤高衝風，搖撼不可當。環忽斷其一，眾恐遂折，驚駭喧呶，亟以釘鉗之，聲少息。造舟時用釘少，又黏縫不密，至是海水滲入數寸。以輻輳引水而出，莫能止。眾曰：『不可為矣。』齊呼天妃而號。予與高君徹夜不寢，坐以待旦。忽予家人匍匐入艙，抱予足，口禁不能言。良久曰：『速求神救，船已壞矣。』予二人莫知所出。歎曰：『各抱詔敕，以終吾事，餘非所計也。』是時，惟舵工數人，乃漳人。漳人以海為生，童而習之，至老不休者。風濤中，色不少

動。但云：『風不足懼，速求罅縫而塞之，可保無虞矣。』眾亦知其然，然舟蕩甚，不能立，心悸目眩，何罅之求？於是有人倡議者曰：『風逆則蕩，順則安。曷若回舟以從順。衣衾如有備，尚可圖也。』一人執舵云：『不可。海以山為路，一失此山，將無所歸。漂於他國，未可知也。守此尚可以生。』夷通事從旁贊之。然眾戰慄怖畏，啼號不止。姑從眾，以紓其憂。旋轉之後，舟果不蕩。執燭尋罅，皆塞之固，水不能入。眾心遂定。翼午，風自南來，舟不可東，又從而北，始悔不少待也。計十六日且，當見古米山。至期西望，惟水杳無所見。執舵者曰：『今將何歸？』眾始服其先見。傍徨躑躅，無可奈何。予二人亦憂，亟令人升桅以覘，云：『遠見一山，微露如角，小山伏於其旁。』詢之夷人，曰：『此熱壁山也。亦本國所屬，但過本國之東三百里。若更從而東，即日本矣。』申刻，果至其山泊焉。十八日，世子遣法司官一員來，具牛羊酒米瓜菜之物，為從者犒。亦有酒果奉予二人。通事致詞曰：『天使遠臨，世子不勝忻踊。聞風伯犯，從者迷道，世子益不自安。欲躬自遠迓，國事不能暫離，謹遣小臣具菜果將問安之敬。』予二人愛其詞，受之。世子復遣夷眾四千人，駕小艦四十艘，欲以大纜引予船前。通事白於二人曰：『海中變出不測，豈宜久淹從者？世子不遑寢食，謹遣眾役挽舟以行。敢告艦列左右，各分纜施漚而牽行。』於海中亦一奇觀也。晝夜行百餘里。十九日，風逆甚，不可以人力勝，遂泊於移山之。所遣法司官率夷眾環舟而宿，未嘗敢離左右。泊至五日，予眾因在舟久，鬱隆成疾。求登岸避之而不可得，泣訴於予。予曰：『乘桴浮海，子路喜之。未知浮海之險若此也。』二十三日，世子復遣王親一人，益以數舟而來。風亦微息，始復行。至二十四日，猶未克到。世子復遣長史來，曰：『世子刻期拱候。海中怒風驚濤，恐為從者之憂，謹遣小臣奉慰。』予二人謝之。二十五日，方達其國。泊舟之所名曰那霸港。計發舟至此一月矣。是日登岸，岸上翼然有亭，榜曰迎恩。世子先遣陪臣大小凡百餘員，隨龍亭而至，候於亭下。予二人捧詔敕，安於龍亭。眾官行五拜三叩頭禮。前行導引至天使館。距港約五里。不移時而至龍亭，安於中堂。眾官行禮如初。繼見予二人，亦行禮而退。予二人呼長史問曰：『世子不迎詔敕，何也？』對曰：『洪武禮制，凡天朝詔敕至國，世子候於國門之外。數代相承，不敢有違。』聽之。然世子雖不至館，館中皆官正蒞事，每三日遣大臣一員具酒二壺，果盒二架，酒酌於門，進予二人，跪曰：『世子令小臣問候起居。』予二人受之飲。復獻牛羊菜果於館。初皆麾之，後見其誠懇，間亦或受。每一餽予二人，亦遍及於從者，館餼無弗均。六月三日，報長史舟至境。又越五日，始抵國都。較之予舟，洵旬始至。詢其故，舵折帆傾。非夷眾熟於操舟，幾何而不葬魚腹也。十六日，行祭王禮。王墓不知所在，寢廟一所在國門外。即於廟祭焉。先迎祭品往廟陳設，後用龍亭迎逾祭文。予二人隨行，將至廟，世子素衣黑帶，候於門外。戚乎其容，儼然若憂服之中也。予二人拱而入。至廟，神主位東西向；予二人位西東向；龍亭居中南向；世子位南北向。宣諭祭文畢，世子出露台，北面謝恩。進廟與予二人交拜，揖至中堂。予二人南向坐定，世子令長子致詞曰：『清處蝸角，辱玉趾遠臨，當匍匐奔迓，有制不敢違越，徒懷斬悚。今又辱責先人，幽明倍感，敬具清醑二卮，以獻左右，聊用合歡爾。』予二人諾之。酒數行，皆親獻。坐少頃別去。隨遣法司官同長史至館致詞曰：『今日勞從者為先人寵光，小國無以為獻，具黃金十兩為壽。』予二人卻之：『世子知道，乃亦以此浼我乎？』令持去。不從，作書與之。世子得書，不復再餽。七月三十日，行冊封禮。先五日，長史請儀注習之。是日黎明，世子令陪臣候於館門之外，導引詔敕往國。國門距館三十里，介在山海之間，路險、不平。將至國，五里外有綽裸一座，扁曰中正。自此以往，路皆平，可容九軌。旁壘石牆，亦若百雉之制。世子候於此龍亭前。先行五拜三叩頭禮。導至國門，門曰歡會。門內數步，即王之宮也。宮門扁曰漏刻。門三層，層有數級之階。正殿巍然在山之顛，扁曰奉神。設龍亭於正中。國王升降進退，舞蹈祝呼，肅然如儀。禮畢，導予二人至別殿，復行見禮。眾官亦拜見如初。王暫退，出臨群臣，與一國正始，群臣四拜為賀。臣之尊者親者捧觴為壽，蓋夷俗以此為敬，故君臣之間亦行之。朝罷，別殿設宴。金鼓笙蕭之樂翕然齊鳴。王奉酒，酒清而烈，來自暹羅者，釀人不須一盞。予二人但嘗之而已。籩豆之實，備水陸之珍。然不能自制也，皆假予艦船庖人為之。蓋夷俗無宴享醴會之事，不知烹飪調和之法，不過假以文其陋耳。獻酬交錯至哺而止。予二人復儀從迎詔敕至館。王再拜曰：『小國無以為寶，璽書以為寶。先朝詔敕藏之金匱，已八葉於茲矣。今辱責臨，幸留此鎮國，不爾予小子自底不類，為先人羞。』予二人令啟金匱，驗其留否。既而長史數人各捧詔敕一道而來。遂許留之。王喜甚，重拜而別。予二人至館，王親一人同長史來餽儀物。厲色麾之，長跪不起。不得已，姑各取扇布二物，以答其誠。復與一書。二十日，設宴，名曰拂塵。蓋凡使琉球與他國不同，安南、朝鮮陸路可行，使事既畢，不過信宿遄返。琉球在海外，候北風而後可歸。日久與王不免多會，會多則不免情褻，勢所必至。是宴之設，籩豆尚簡，不復陳方物。但令夷童歌夷曲為夷舞，以侑觴，偃優曲折，亦足以觀。舞罷，令世子介子執弟子禮奉酒三筮。將行，復親捧玉杯，乃武宗所賜者，引滿勸白。辭以不善飲，一酌而止。二十五日，向昏，颶風暴雨頃刻而至。茅舍皆捲去，館屋亦撼搖。予寢不能寐，起坐中堂。門牖四壁蕩無存者。因念港口之舟，恐不及維。遣人視之，僉曰：『昏黑不辨牛馬，蓋少待。』風雨正惡，亦不能強。黎明往視，則王已差法司率夷人數百守於船側矣。詢之舟人，乃半夜時至。法司亦夷官之尊者，路且遙，衝風冒雨而行，不辭艱險。夷之君臣其可感也。夫中秋節，夷俗亦知為美。請賞之，因得遍遊諸寺。寺在王宮左右，不得輕易往來。有曰天界寺，有曰圓覺寺，此最鉅者。餘小寺不暇記。二寺山門殿宇，各弘廣壯麗，亞於王宮。正殿五間，中供佛像，左右皆藏經數千卷。夷俗尚佛，故致之多。上覆以板，繪以五彩，下用席數重。清潔不可容履。殿外鑿小池，以佳石，池上雜植花卉。有鳳尾蕉一本，樹似棕葉。類鳳尾。四時不改色，諸夏所無者。倘佯容與，塵慮豁然。但僧皆鄙俗，不可相語。彼亦不敢見吾輩。亦曉烹茶之法，設古鼎於幾上，水將沸時，杯投茶末一匙，以湯飮之，少頃奉飲，味甚清。是日，王因神降送迎，無暇陪，遣王親侍游。至未刻，邀坐宴，不甚豐，情意款洽。召諸從人至階下，令通事勸飲。旅進旅退，各以班序，至醉而止。向夕回館，月明如晝，海光映白，令與人緩步。從日所適，心曠神怡，忘其身之在海外也。二十三日，王始至館相訪。令長史致詞曰：『清欲謁左右矣，因日本人寓此，狡焉不可測。俟其出境而後行，非敢慢也。』予二人亦具核留坐，移時別去。二十九日，請予二人錢行。布筵水亭中，觀龍舟之戲。舟之制與舉棹之法皆效華人，亦知奪標以為樂。但舉棹人皆小吏與大臣子弟，各具彩服簪金花，雖濡於水而不顧，以示誇耀之意焉。九月九日，復請錢。予二人訝其煩，深拒之，懇請再三後行。至則見其食品所列，山蔬海錯，糗餌粉醑，雜陳於前。製造精潔，味甚適口。但止數品，不能如昔之豐也。詢之左右，乃知前此諸設皆假手閩人。此則宮中妃嬪所自制者。臨行，長史捧黃金四十兩。王言：『餽贐之禮，古今所有，非清敢自褻。天使其毋辭。』予二人曰：『王之餽贐，於義可受。但予輩承君命至，受此而歸，是以君命貨之也。惡乎敢！』王愕然。曰：『天使言必稱君，動必遵義。清知過矣。』乃不敢強。持泥金倭扇二束贈曰：『天使遠來，此別不復得會。夏日揮之，或可係清一念耳。』予二人受之。各答以所持川扇。王喜不自勝，因再拜而別。十二日，登舟。官民送者如蟻，皆慕漢宮威儀，有至海濱不忍去者。從泊舟之港出海僅一里，中有九曲夾岸之石，惟風息而後可行。坐守六日，王日使人侍側，且致慰詞。仍命看針通事一員、夷役數人護送。又遣王親長史等官進表謝恩。十八日，風少息，挽舟出海。舟斜倚岸，眾恐其傷於石，大驚。幸前月予二人親督修黏，故不為石所傷。復停海口，二十日始克開洋。夷舟同行。二十一日，至夜颶風陡作，大桅五木攢者既折，須臾舵葉亦壞，幸鐵梨木為乾，得獨存。舟之所恃以為命者，桅與舵也。當此時，舟人哭聲震天。予輩亦自知決無生理，相顧歎曰：『天意果如此，計免者得之矣！』是時，舟人無所用力，但大呼天妃求救。予二人亦為軍民請命，叩首不已。果有紅光燭舟，舟人相報曰：『天妃至矣，吾輩可以生矣。』舟果少寧息。翼日，風如故，尚不敢易舵。眾廢寢食以待斃，不復肯入艙。同行夷舟遂相失不知所往。二十三日，黑雲蔽天，風復將作，有欲易舵者曰：『舵無尾不能運舟，風弱尚可支持，烈則將何以救？』不欲易者曰：『當此風濤，去其舊而不得安其新，奈何？』眾不能決，請於予二人。予二人曰：『風濤中易舵，靜則可以生，動則可以死。』惶惑亦不能決。令其請於天妃，得吉。眾遂躍然起舵。舵乾甚重，約有二千餘斤。平時百人舉之不足，是日數十人舉之有餘。兼之風恬浪寂，頃刻而定。定後風浪復惡，神明之助不可誣也。舵易，眾始有喜色。二十六日，忽有一蝶飛繞於舟，舟人曰：『岸將近矣。』有疑者曰：『蝶質甚微，在樊圃中飛不過百步，安能遠涉滄溟乎？此殆非蝶也，神也。或將有變，速令舟人備之。』復有一黃雀立於桅上，令舟人飼以米。雀如常禽飛下，啄盡乃去。是夕果疾風暴發，怒濤拍天，巨艦如山，飄蕩僅如一葦。梢後距水不下數丈，水經過之，持舵者衣盡濕。艙中受水可知也。風急，

水聲助之如雷，不忍見聞。衣服冠而坐，欲求速溺。相顧歎曰：『聖天子威德被海外，百神皆為之效職。天妃獨不能相救乎？』言訖風若少緩，舟行如飛。達曉，則已見閩山矣。舟人皆踴躍呼舞，以為再生。稽首於天妃之前者若崩厥角。二十八日，至定海所。十月二日，入城。痛定思痛，凡接士大夫必敘所歷驚怖諸狀，無不為之慶幸。區區二人何能得此？實荷聖天子威福，以致神明之佑，不偶然也。今越旬日，而同行之舟尚未至。或不免漂溺之患焉。嗚呼危哉！嗚呼危哉！因是而有感矣。夫浮海以舟，駕舟以人，二者皆濟險之要也。官之尊者，因非己事，不屑經理舶艦之役；官之卑者，因此難遇，惟思圖利侵克船價為事耳。故造作之間，種種不如法。駕舟之人，皆欲乘便貿易，竄名於籍，而不知操舟之術者。予前所述古米山之險，其明效也。後之使夷浮海者，當先擇委有司二員造舟，約令隨使往來修整。則彼軀命所在，利害相關，始造必不為之苟矣。告之藩臬不從，以請於朝可也。水手貴精不貴多，須擇慣下海善操舟者而用之。如此立法，則可以節國之費，衛眾之生矣。若則蕃王領封之說，則肇自前輩之使占城者。此時正副畏溺，不肯航海，曠持日久，王子不獲，已而至中國，館於海濱。受封後，有司遂乞蕃王。世子遣陪臣來奏請封者，當命使臣齎詔駐海濱，待其來以賜之，未獲命旨。嘗稽古諸侯嗣立，俱以士服入見天子受封。今之四夷即古荒服諸侯也。雖不克覲天子，俾其於海濱領封亦無不可。蓋不俾中朝之使遠冒乎險以錫命，而小國之君坐享其爵而偷安，尤為萬世可守之法也。故不惜辭煩而為後使者忠告。」

自後琉球商人有漂至瓊州者，執送廣州按察。僉事經彥彩為請於朝，撫恤之歸，遠人感德。

三十七年，國王尚清薨。遣使告哀。

三十八年，上命給事中吳時來及行人李際春往行冊封禮。適時來有疏論大學士嚴嵩奸邪狀，嵩言其畏航海之役，故生事妄議。上怒。廷杖時來，謫戍廣西。改命給事中郭汝霖為正使。與副使際春同往。至福建省城造船，遭值連年倭患，阻遲海口，未得開洋。四十一年五月內，海口頗靖，乘隙而出。五月二十八日，在於長樂縣梅花地方開洋。閏五月初五日，行至赤嶼山，阻風三日，漂過琉球山一曰，幸彼處夷人在山峭望，知為封船，乃發■華牽引回其境內。至初九日登岸，到於彼國。尚元即遣官及舉國臣民，迎導詔敕至天使館安奉。

郭汝霖《思息亭說》曰：「琉球天使館自門而入，正堂三間。自正堂引至書房三間。餘處於東，李君處於西。房之後再三間，官舍輩處之。兩旁翼以廊房各六間，門書輿皂寓焉。暑月蘊隆，促促數步內，琉之人為餘弗安也，卜後垣空地，砌土瓦茅豎柱而亭之。餘因扁曰：思息。夫人情久相離則思。餘馳驅上命，何敢言思？然舍桑梓，涉波濤，遠君親，旅外國，而鴻賓雁弟，玉樹芝蘭，數月各天，寥寥音問，餘安能不用情哉！昔謝大傅江海人豪，中年與親知別數日作惡，餘嘗寤歎其懷。陽明子曰：七情之發，過處為多。餘又惡夫情之過而惡也！斯亭之登，願少息焉。圖書在前，琴瑟在御，以吟以詠，以弦以歌，庶幾造化者游而忘其身之在異鄉矣！」

汝霖等擇六月初九日行祭王禮。六月二十九日行冊封禮。封詔曰：「朕受天明命，主宰寰宇，凡政令之宣佈，惟成憲之是循。其於錫封之典，遐邇均焉。爾琉球國遠處海陬，聲教漸被，修職效義，閱世已久。故國王尚清顯荷爵封，粵逾二紀。茲者薨逝，屬國請封世子元。朕念其象賢，眾心歸附，是宜承紹國統，特遣正使刑科右給事中郭汝霖、副使行人司行人李際春齎詔往封為琉球國中山王。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。王宜謹守禮度，益篤忠勤，凡國中官僚耆舊尚當同心翼贊以佐，王飭躬勵行，用保藩邦，庶幾無疆惟休。故茲詔示，咸俾悉知。」復賜敕曰：「惟爾先世享有爵封，恪守海邦，職貢罔缺。爾父尚清，事上益恭。茲者薨逝，訃聞，良用嗟悼。爾為家嗣，國人歸心，宜令掌乃國土。特遣正使刑科右給事中郭汝霖、副使行人司行人李際春齎詔封爾琉球國中山王。並賜爾及妃冠服彩幣等物。爾宜服膺君命，圖紹先業，秉禮循義，奠境保民，以副朕懷柔之意。」

封禮既畢，仍乞留詔敕。汝霖等如制許之。十月初九日，登舟。風阻那霸港口。至十九日，始得開洋。二十一日，在洋中折舵，既而得全。十一月初二日，歸至福建省城。其琉球國王尚元遣王親原德、長史蔡朝器等另駕一舟，隨同上表謝恩。亦以初十日到於福建海口。汝霖等還朝畢事，疏曰：「臣惟唐虞三代之盛，四夷來王，漢、唐以下，雖有屬國，叛服不常。琉球在海島中，乃能永堅一心，歸化無渝。臣等到彼，供應廩餼，趨走承順，如郡縣然。非聖朝文德漸被之極，何以致此！我皇上十三年既冊其父，茲者又封其子。聖壽萬齡，天威萬里。視祖宗有光而軼唐虞三代，不二矣。臣等雖當海驚風波之險，猶得周旋使事之榮。臣無任感荷欣忭之至！」

郭汝霖重刻《使琉球錄》曰：「嘉靖三十四年六月，琉球國中山王尚清薨。三十七年正月，世子尚元差政議大夫長史等官到京，請乞襲封王爵。禮部以請勘俱係彼國官民，乃不復行勘奏。請如故事，差正副使二員，齎詔敕皮弁冠服往。時科中應行者吳君時來、行人司則李君際春也。命下二月十六日矣，部咨翰林院撰文各衙門造該用儀物。延之三月，終未行。而吳君有戍事，汝霖乃同李君承乏焉。四月初二日也，部中監前畏避之嫌，促日起程。霖等亦以重命不可再緩，遂請詔書易名，改賜品服。初八日慨然解舟南下。七月初，抵江西地方。霖意海警連年，事須巧速。因一面差人至福建布政司，令作速委官伐木造船。九月中，親至閩坐督，刻次年春汛必行。奈地方多事，賊報交馳，當事者已疑不能必往。又皇皇剝膚之災，而視外及為稍緩，管工官亦泄泄，於是船自十一月起工，至次年四月僅完其半。賊報緊急，不俟工完，四月初四日出塢。尹參將令百戶嚴繼先等接至鎮駕守。十一日午刻方至鎮，未刻賊已接踵。相望數里，不為所奪，幸也，亦尹之力也。是年，倭奴輾集福州城外稱數萬。城門閉者三月。餘等亦日日上城，同有司巡守。先是戊午冬，琉球世子差來迎迓長史梁■玄等住柔遠驛，盡為所掠。六月始得脫逃。七月終，各役奔命者漸復，欲召之行，而風汛過矣。聲息轉聞琉球。三十九年正月蔡廷會等來修貢，傳其國有領封之情，呈文該司。該司以時事艱難，國體所繫，遂為轉奏。本下部議，以舊典難遽變，俟海警稍寧，必期渡海終事。時勘合到遲，將屆六月，倭寇伺候海中者又比比。予召漳州火長、舵工等役，中途又為賊阻。各役依山緣徑而來，動經月餘，至則又七月矣。前船既有傷損，久住內港，烏■念叢生。烏■念者，生於淡水，則墜於鹹水；生於鹹水則墜於淡水也。一至海則垂，垂而墜，船板精華俱為所蝕。油灰不能復住，水從罅隙而入，何可止也。餘時與諸司議，但挾數十人從夷舟往。夷舟頗小，舉動敏捷。既不為賊覬覦，又可藉以濟事。有司固執以堂堂天朝，為此舉動，何以威臨四夷？若事不易濟，寧修船俟時。無得而論欲從權濟事，亦須上聞。不然他日誰任其咎？餘時聆諸君正論，亦不能奪。且念事體重大，人役頗多，又非可一人微服行者。於是內愈熱而情益苦。李君乃曰：『既不能行，毋徒躁動。不若專意修船靜俟，地方事大，非一手可掩，他日當有人諒也。』餘然之。火長、舵工等因呈乞有司改造前船。八月再定，至十一月畢工出塢。越嘉靖四十年春二月，予遂召集漳州等處各役，亦先期來。餘欲挾之先出海口，而守各役謀以海口風濤難泊，公若往，內各兵船亦往；各兵船往，而內港虛矣。不然探聽消息，有急而行可也。三司諸君亦曰：『既不能出內港，豈能出外洋乎？今歲傳聞賊或不至內地，姑俟之。蓋大船出內港，水淺，必朝平而後行，日不數里。自南台而旺崎，而閩安鎮，而廣石，須十數日，而後至定海梅花開洋之處。滯重逶迤，謀犯之者其力易，及封舟之不能速行為此也。若洋中汪洋浩蕩，予固知他舟不易犯，即犯之，舟封之威可施。夫萬里之外洋，尤可無慮。而數日之內港，乃能阻人，聞者豈能知之。守至四月，忽值內地廣兵之變，即平定，長樂又報福清之賊，既又傳福寧之報。餘於是朝而側目，夜而側耳，盼然曰守一日，惟恐報鼓之聲也。五月初六，則有賊二百餘至閩安鎮之下江。時各役告請行糧，餘亦牒有司漸次散給。兵道楊君來言曰：『今事急，且不論行。即船將如何守，欲發之閩安鎮駕守，又已近賊。欲行張漢入守，閩安鎮又曠無人。』予曰：『各役已期散行糧，行期旦夕，若復動搖，人心解散，豈能再集。百姓官銀到手，寧不支用，不行而復追之，敲撲日繁矣。』楊君曰：『事果難如是？』予因曰：『君來自部中，莫謂予等有畏避之嫌，今可目睹之。具今乃一小報，前兩年遑遑，時刻緊急，不同何如也！蓋船既重大，不惟行之難，而造之亦難。不惟造之難，而守之亦難。三者惟地方無事者可也。若如己未年，賊旗既到，上下紛擾，雖委造官，皆奔走守城之役。廣中材料又誰復查理？當其時非予亟於收拾纖毫，豈可望耶！後來改造諸料猶得應用，亦必有自矣。至於守之難者，謂一於用不行者則踐踏震撼，視舟全無愛惜之心。一於用同行者，則水木鬱蒸，行時必多暴露之疾。餘不得已，乃參而用之。令其輪班更迭，將就全事。』閩安鎮初六之報，令許嚴等

牽船前十餘里，又行張漢與嚴繼先、陳孔成、馬魁道等嚴密偵賊嚮往。又請於軍門劉公，令張漢若有急即自座守。既賊乃從下江口由長樂鬆下入福清，而船始報安焉。五月十九日，船至長樂取水，與李君二十五日起行。撫按三司餞於南台府縣，別於新港。二十六日辰刻，至長樂。時自二十三日連有南風，各役以二十九日夏至，恐風尚未定。三司諸君送者乃欲守候。予曰：『天時難測，今已南風。又疑其未定而欲俟其定，何時乃定？且夥長輩皆予所需以決事者，今臨事率不敢擔當，事在一人，信矣。』遂決而行。二十七日至廣石。二十八日祭海登舟，別三司諸君。二十九日至梅花開洋。幸值西南風大旺，瞬目千里。長史梁炫舟在後不能及。過東湧、小琉球，三十日過黃茅。閏五月初一日，過釣嶼。初三日至赤嶼焉。赤嶼者，界琉球地方山也。再一日之風即可望姑米山矣。奈何屏翳絕驅，纖塵不動，潮平浪靜。海洋大觀，真奇絕也。舟不能行，住三日。初六日午刻，得風乃行。見土納已山。土納已山，琉球之案山，洋路從姑米山而入正也。時東南風旺，用舵者欲力駕而東，勢既未捷。至申刻乃見小姑米山。小姑米山在琉球之西，稍過即熱壁山。幸而小姑米山夷人望見船來，即駕小來迎。有二頭目熟知水路，且曰：『既不能從大姑米山入，何可傍內納已山而入，其中多礁。』予等聞之駭。二頭目一面令夷船入報，渠遂躬在餘船，道駕從小姑米山而入。且云：『得一日一夜之力，即未據登岸，可保不下熱壁山矣。』予等厚賞賜之，晝夜趕行。初七日未刻，望見王城哪霸港焉。然東風為多，相隔僅五十里不能輒近。世子遣王親問勞，致性菜酒米，詞恭禮肅。法司官夷舟五十餘集封舟前，每舟一老人，鬚眉皓然。見封船皆踴躍呼拜，欲用先年挽入故事，而風勢方旺。至次日，法司官督眾益嚴，誓以不即挽登岸，倘有疏虞，必先開肚。餘屢慰曰：『風豈人力能勝？船已至此，不勞再急。』然竟亦不能行。至初八日午刻，有衝風暴雨。予曰：『可整舟挽而行。』諸人疑之。既而果行。初九日辰刻，遂達岸焉。蓋風旺三日而復暴急，予憶其必將止。若暴先發則旺勢未衰，此理之常，何足疑哉，既抵岸，三日後，有傳賊船從其境上過者，蓋蓬力小，大洋中自不相及。初九日，登岸，迎詔敕，至天使館。世子遣長史大夫等官參謁。導從巡警俱如中國之儀。三日，遣王親一員同長史大夫問安，廩餼俱仍舊。軍稍行匠人日米一升半，乾魚四兩，略有海菜，外給錢五文買蔬菜。問候之日，俱有豬牛羊等，各官廩給口糧者又差盛。始軍稍錢錢太少，乃查之舊案無增也。夷人篤於守舊，而客者不無厚望。且羸乏不同時，下民豈能儘量？至世子各官這意，則恭而有禮矣。世子又嘗問其臣曰：『今者，天使勞涉，比之往益不同，吾欲先一快睹，以遂仰瞻之心何如？』法司等力以舊章止之。六月初九日，祭王。世子敬戚之容，宛乎可掬。王既得諭祭之後，世子仍令其國僧修佛事，以伸追慕。至二十九日，乃行封王禮。厥明，世子遣各官候於館門。自先王廟列儀衛巡警，導引至國門外。世子拜謁，躬導詔敕至王殿。嵩呼拜舞，皆先期習熟。世子見詔敕，儼恪益如，禮儀卒府，亦如原錄所云。群臣將事，無不肅。是日履王位，該國臣民行朝賀禮。餘等退居西堂。王率群臣謁叩，設宴，饌盛樂繁。事竣，乞留詔敕。餘等令其捧前此聖制來驗，因知旨錫之。王與群臣歡呼拜謝。至七月十九日，設拂塵諸宴。八月中秋，設觀渡宴。作書辭之曰：『蓋聞酒以成禮，不繼以淫義也。霖等欽奉上命前來，佳禮既行，畢筵亦既洽矣。茲又辱過招，無乃大繁乎？敬此以辭。向祭封之日，兼承■蹄之惠，雖王中心致敬之誠，而辭受以義，又使人素有成規，而不敢失者也。敢並全璧，伏惟以德相愛，以道相處，共守天朝之大間。安臣子之大義，而不區區於儀物之末，幸甚！』十八日，王乃躬至使館相訪。亦如舊，略備筵款之，並及群臣從者。九月十九日，王請餞行，亦具黃金四十兩為贖。餘等嚴卻之。次日，復使法司、大夫、長史等官持來，辭甚懇側。復作一書，令參隨各官往還之。曰：『封舟瀕行，領宴錢兼惠■蹄，已嘗面辭矣。茲辱法司、大夫、長史等復來。夫承筐是將，雖賢王好我之誠，而不愛篤寶，實使人自守之矩。且天朝清議光昭，非禮授受，具有明辟。餘雖欲於王，如朝廷之大法何？惟王知所以愛，而克其非所以愛可也。《傳》有之，私惠不歸德，君子不自留焉。王其念之。』王得書，不復令人來強。是年九月十九日立冬，舵工等擬必北風盛發。然數日竟未有。十月初五，巨風發後，乃以九日登舟圖回。往者封船既至。琉人亦招集各島夷船，以觀天使為名，實亦因之滋貿易也。是年則琉人務假防護之名，時雖有商舶一隻，亦逐出之。而各役所帶纖毫行李俱不能售，於是盡舉而歸之琉人。琉人故證而賤之，而各役之情苦矣。登舟之後，方圖舉帆，而風雨驟至。阻於哪霸港口。港口險隘，僅容一舟，稍有偏側，船輒不保。船之兩旁係以大纜。至十五夜，右纜忽斷。陳孔成見之，忙吹號舉炮。夷人二十餘來加索牽轉，再加新纜，船乃得安。十八夜，天忽朗霽，月光如晝。四更時諸人與夷官稍乃導出港，東北風旺，舟行如飛。二十日午後，忽有黑雲接日，冥霧四塞。舟人懼曰『此颶徵也。』頃刻，果颶風至。守之益慎。至夜二鼓，劈烈一聲，舵已去矣。舟遂大顛。吳宗達等遂落大蓬，舉舟哭聲震天，黑夜無措。餘乃速止曰：『即如此，命也。哭何所濟？』時陳孔成擇潭人僅五十，將各艙所載重者一面丟拋，一面令李子顯等，倡言舵雖折，尚有邊舵，決保無虞。容某等漸慮。』餘諗曰：『靜以御變，極是。但舵何時可換，吾不舉大蓬，但張二蓬三蓬，任其漂流，至後可補針也。』陳大韶、曾宏俱向從陳高過洋者，來大言曰：『往年亦如此。然往年船不固，今此船固。往年船發漏，無邊舵，今不漏，有邊舵。往年折舵並折桅，今桅尚存。』餘聞其言，心亦頗定。然播蕩反側，無頃刻寧。幸而天明，促之換舵，而風勢愈烈。餘石、孔成來曰：『事將奈何？』孔成曰：『海中行船，此事所有。但持之，觀明日如何？』至次日，風又不息。餘乃口為文，令吏陳佩牀前書之。以檄天妃。適一晨刻，風稍定，始得換舵。舵即定，諸人頗有生望。但牽舵大纜兜之，自尾至船首者，又忽中斷。則海水咸厲，繩纜不能久。舵工等又懼舵不能穩，稍擺動，金口開，船分兩片矣。此尤危也。乃用銀重賞一夷人，係其腰，令之下海接之，竟不能接。吳宗達來稟，欲穿二艙三艙，透繩係舵，而不能決。餘聞即概然是之。乃鑿而度繩，舵始得安。蓋艙近係繩，比之兜肚遠者，其力尤大。行之至二十六日，許嚴等來報曰：『漸有清水，中國將可望乎。』二十七日，果見寧波山。歷溫、歷台，閩人未能盡曉，浙中山■與，疑迷莫測，仍懷憂思。至二十九日，忽至福寧，見定海台山，心始安焉。從五虎入。十一月初二日，入省城。追想前跡，為之惻然。士夫相會，真同再世。往讀陳、高使錄，說者皆謂其過，餘亦疑之，至是親歷，知其字字不虛。且中間險苦，尚有筆楮不能盡者。嗚呼痛哉！』

霖錄又曰：「是年閏五月初四日，至赤嶼，無風。舟不能行。當畫有大魚出躍，從者謂如一舟然，旁有數小魚夾之。至暮，舟震撼衝擊，莫知其故。自艙上觀之，則風浪靜。而舟之顛危次日愈甚。餘與李君目眩心悸，召長年問之，皆謂無風而船如此，事誠可怪。所嘉者，船力勞壯堅固，決保無虞。慰安餘二人。既退，餘使人偵之，則皆稽首天妃之前禱矣。中夜顛危益甚，李君曰：『事將何如？』余曰：『造船用人，乃人事之可盡者，此以外豈復能與？且餘二人所捧者朝命也，皇上德被幽明，海神必且效若。』時餘二人既不能安枕，中夜見忽有明光燭舟，舟稍安嚴。百戶舵工等俱得異夢。六日辰刻，夥長舵工請餘二人拜風，且謂有所愛之物可施之。餘思出京時曾有人惠《金光明佛經》，又舵工陳性能作彩舟以禳。余曰：『事無害於義，從之可也。』餘二人官服以拜，口為文以告。道人等用經與彩舟升之艙口祈之，而風忽南來。諸從者尚未回謝天妃之前，咸仰呼曰：『風到風到。』遂滿蓬而行。至初九日，登岸。神明之貺顯矣。又按十月十九日開洋回國，東北風旺。至二十日午刻，忽有麻雀一隻，宛宛來泊艙蓬。陳大韶等見之，即心動曰：『此神雀報信。又往年陳、高二爺回時之兆。倏忽間，黑雲接日，冥霧四塞，冷雨颶風，號呼大發。餘令吳宗達等謹備之。行至夜一鼓，舵忽折去，舉舟哭天，而叩天妃。餘亦呼天妃告曰：『此華夷五百人性命，豈可易易！』至天明，風連旺不止，舵不能換。二十二日辰時，餘眩暈甚矣。蓋五日不一粒，生死餘亦已決肚外，惟是五百人尚不能忘念。乃召書吏陳佩，具筆札牀前，餘口為文授之，令書以檄天妃。前舟中雞鴨牲口之類尚多，餘問之庖人，曰：『不知何時靡子遺矣，惟一鵝尚存。』餘令宰之。告曰：『霖等欽奉上命，冊封琉球，仰荷神■。公事既完，茲當歸國。洋中折舵，無任驚惶，惟爾天妃海岳，皆國家廟祀正神，茲朝使危急，華夷五百生靈所繫，豈可不施拯救？若霖有貶心之行，即請殛之於牀，無為五百人之累。若尚可改過而自新也，神其大顯靈威，俾風恬靜，更置前舵，庶幾可以圖全。神其念之，毋作神羞。』既祭後，風稍息。諸人亦求■交於天妃，許之。遂易新舵。諸人大發原心，祈修醮典。餘亦許歸朝奏請，如例遣祭。舵工陳興琪又善降箕，乃用李君一家僅並不能字者扶之，字皆倒書，曰：『有命之人可施拯救，欽差心好，娘媽保船都平安也。』嗟呼！鬼神冥邈，談者未有不疑。然此四無邊岸之中，宛弱只雀何從而來？易舵之後，又一鳥常據於桅尾。何從而來？孰謂世間事可盡以常理臆決哉！到岸日，凡諸人祈許，餘令一一修還。所謂母使行負神明，何敢以險既平而遽恩諸！」

郭汝霖等復新天妃廟於廣石，勒碑為文記之。

霖《廣石廟碑文》曰：「廣石廟，廟海神天妃者也。天妃生自五代，含真蘊化，沒為明神。曆元迄我明，顯靈巨海，御災捍患，拯溺扶危。海風濤緊急間現光明身，著乾旋力，禮所謂有功於民，報崇祀典。而廣石屬長樂，濱海地，登舟開洋，必此始。廟之宜舊，傳自永樂內監下西洋時創焉。成化七年，給事中董■、行人張祥使琉球新之。嘉靖十三年，給事中陳侃、行人高澄感威異復新之。板上所書，即董、張新廟月日也。皇帝三十七年，琉球世子尚元乞封。上命汝霖充使往，而副以行人李際春。餘承命南，一長老多教餘致敬天妃之神。弭節閩台造冊，百凡按陳、高使錄行。惟廣石廟遭倭寇焚，乃耆老劉仲堅等聞餘至，亦來言廟事。餘檄署篆孫通判大慶，考其遺趾，並材料工價值百金。往陳、高捐俸二十四金助，餘與李君如之。往從行者各斂銀一星得三十兩餘，今則從行者尚未定名。往長樂民力饒可以鳩工，今則連年有兵務。往劉知縣尹邑久，今孫乃署篆，且未久也。於是七十餘金無從得。餘因言於代巡樊公斗山，樊遂標罰贖餘成其事。且命通判速工請記於餘。不兩越月，廟貌鼎新，巍然煥然，瞻趨有所，人心起敬。他日飛航順便，重荷神貺者，樊之功哉。或因是以鬼神事質於餘，余曰：『是說也，薦紳先生難之矣。考孔子曰『敬而遠』，夫謂之敬，必有以也；謂之遠，特不專是以徼媚云耳。故其『祭神如神在』，『鄉人儺，朝服立阼階』，孔子豈無見耶？而初學小生稍談鬼神，則冒然稱茫昧，避諂瀆譏；及遇毫髮事，輒俯首叩禱不暇。果能知事人等鬼者乎？今夫航海之行，尊皇命也。一舟而五百人在焉，彼溟洋浩蕩中無神司之，人力曷能張主？學者知是說，則知予非惑禁非徇，而是廟之祀，可以勒諸將來。樊名獻科，字文叔，浙縉雲人。其巡閩也，酌時機務省約，而事之關體要者，獨無所惜雲。」《祖訓》中載有大琉球、小琉球之別。小琉球不通往來，未嘗朝貢。則今之奉敕封為中山王者，乃大琉球國也。其國政令簡便，雖非如華夏之嚴，而亦有等級之序。王之下則王親，尊而不預政事；次法司官；次察度官司刑名；次那霸港官司錢穀；次耳目之官司訪問。皆上官而為武職者也。若大夫、長史、通事等官，則專司朝貢之事，設有定員。而為文職者也。王日視朝，自朝至於日中，陪臣見之，皆搓手膜拜。尊者、親者則延至殿中，賜坐飲酒，卑疏者則移時長跪於階下。凡遇聖節正旦長至日，王率陪臣具冠服設龍亭行拜祝禮。至於賦斂，則寓古人井田之遺法，但名義未詳備。王及臣民各食分土，故酋長咸遵理，不科取於民。至於有事如封王之類，所用布帛粟米力役以供天使者，則暫徵之。不為常例。雖無曆官及陰陽卜筮之流，然亦諳漢字而知正朔。至於作詩，未必盡效唐體。而弄文墨參禪乘者，間亦有之。蓋久漸文教，非復曩日之純陋也。

其俗：男子蟠發，作髻於頂之右。凡有職者貫以金簪。漢人之裔，髻則居中。俱以色布纏其者，黃者貴；紅者次之；青綠者又次之；白斯下矣。王首亦纏錦帕，衣則大袖寬博，制如道服，每束大帶，各如纏首布之色辨貴賤也。足則無貴賤，皆著草履，入室字則脫之，蓋以跣足為敬。又席地而坐，恐塵污地故。王見神，臣見王及主見賓，皆若是也。惟接見天使，則加冠具履，行揖遜之儀，然疾首蹙額，弗勝其束縛之勞矣。婦人黥手而為花草鳥獸之形；首反無飾，發如童子之總角，在後不知；足而為之屨，男女皆可用也。第富室則以蘇席襯履底，少加皮緣，即為美觀。上衣之外，更用正幅，如帷覆於背。見人則手引之前，蒙其首而蔽其面。下裳如裙而倍其幅，褶細且長，取覆足也。其貴家大族婦女出入，則帶笠笠，坐於馬上，女僕三四從之。蓋男未嘗去髭鬚，戴羽冠；女未嘗有布帽毛衣螺佩之飾。亦無產乳必食子衣之事，如《統志》所云也。父之於子，少雖同寢，及長而有室，必異居。食兼用匙箸，得異味先進尊者。子為親喪，數月不肉食，亦其俗之可嘉。

俗以中元節為重。自七月十三日起二十六日，俱晝夜男女喧雜，往來不禁。死者以中元前後日溪水浴其屍，去其腐肉，收其遺骸，布帛纏之，裹以葦草，襯土而殯，不起墳。若王及陪臣之家，則以骸匣藏於山穴中，仍以木板為小牖戶，歲時祭掃則啟鑰視之，蓋恐木朽而骨暴露也。

地無貨殖，故商賈不通。標掠之事間不能無。然其國小、法嚴，凡有竊物者，重則開肚，次則問守別方，犯者故少（志謂其性好標掠）。雖設榜夾之刑，則多不用。朝貢往來俱乘大舶，海邊漁鹽亦泛小艇，未嘗縛竹為筏也。人善泅水，有剝木為舟者，如豬食兜，兩三人處之橫海中，顛風巨浪不懼，水泛則覆出之而後棹焉。俗畏神，神皆以婦人為屍祝，經二夫者則不復用之矣。王府有事，則哨聚而來。王率世子及陪臣皆稽首百拜。所以然者，國人凡欲謀為不利，神即夜以告王，王撲滅之。昔倭寇有欲謀害中山王者，神禁其舟，易水為鹽，易米為沙，旋亦就擒。惟其守護茲土，威靈赫然，是以國王以下人皆敬事之。屍婦名女君，首從三五人，入王宮中遊戲，各戴草圈而攜樹枝，有乘馬者，有徒行者，一唱百和，聲音慘哀，來去不時。惟那霸港等處則不至，以此地人多非良，及家有漢人，故耳。此則真有，而殺人祭禱之事則無也。

郭汝霖曰：「是年封王日，四更時，女君果降，將五更即散矣。凡我通事及庖人聞其聲嗚嗚然。」

國王之宮建於山巔。四圍皆石壁，無有波羅檀洞之名，亦無多聚體觸之說。門外有石砌，下有小池，泉自石龍口中噴出，名曰瑞泉。王府汲之供飲食，取其甘潔也。道路垣夷，不設塹，插棘以為險。殿宇樸素，亦不雕禽刻獸以為奇。國之山亦無翠麗、大崎、斧頭、重曼四名。形勢卑小不高，林木亦不茂。地方多沙礫，田土薄瘠。民間耕種亦鹵莽，未見糞多力勤者，是以五穀雖生而不繁碩焉。牛羊雞豚之類多瘦削不堪用。氣候亦不常熱，雨過即涼。造酒則以水漬米，越宿令婦人口爵手搓取汁，為之名曰米奇。非甘蔗所釀。其南蕃酒則出自暹羅，釀如中國之露酒也。

陪臣子弟與凡民之俊秀皆令習讀中國書，以儲他日長史通事之用。其余余但從倭僧學書識蕃字而已。古畫銅器非所好，惟好鐵器與木綿，蓋其地不產此二物。民間炊爨多用螺殼。女工織衽惟事麻縷。如欲以釜甑爨以鐵耕者，必易自王府然後敢用之，否則犯禁而有罪焉。地不產金，亦無黃蠟。通國貿易惟用日本所鑄銅錢，薄小無文，每十折一，每貫折百，殆如宋季之鵝眼錢也。曾聞其國用海巴。今弗用矣。然與其用是錢，孰若用海巴之猶類於貝哉。人甚重財帛，即夫婦亦各私其財。或相忤，則各挾所有而別處，數日乃復其家。男婦唯奮於衣食，日食不過飯一二碗，略允飢而已。魚肉之類絕少用，故賤而無售者。大抵其俗儉而不勤也。

其山曰龜（辟龜）嶼（國西），曰澎湖島（國西近福四漳泉四郡界。天氣晴朗，望之若霧）。其川日落祭（水至澎湖漸低，漁舟多漂不回。錄中謂無此水）。其產：門鏤樹（似橘，密葉）、硫黃、胡椒、熊羆、豺狼，鳥則鷓鴣、鴿鶉之類，亦間有之。其貢馬、硫黃、蘇木、胡椒、螺殼、海巴刀、生紅銅、錫、牛皮、擢子扇、磨刀石、瑪瑙、烏木、降香、木香。其地在福建泉州之東，自福州視之則在東南。來必孟夏而去必季秋，乘風便也。其貢二年一期，每船百人，不得越一百五十人。其道由福建達於京師。按琉球之承德維藩，雖不克如朝鮮之每歲廷貢，而亦恪恭不二。其陪臣之子弟來入太學觀光習禮者，迄今不絕，可謂守王章重文教者矣。萬曆改元，適國王尚元卒。今世子尚永告哀請封。上命禮部照例行勘。則詔使之行，固將有期，而浮海之錄，亦且更新矣乎。